

蓝得纯粹 红得炫目 绿得葱茏

大美永兴让人醉

这是一个小岛,只有 2.13 平方公里,却有一种无言的大美。能登上永兴岛,真是一种幸福。

美在蓝。你看那海,蓝得无边无际,蓝得无心无肺,蓝得无比纯粹。走近海,水是无色的,清澈见底,沙子、礁石、小鱼,一一可数——海把她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了你。这里,海水最深能见度达 40 米。眼光逐步投向远方,只见海水由浅蓝变深蓝再变墨蓝,最后与蓝天相接。而在海的蓝面前,天的蓝则要逊色许多。

这些海水,如果在相机里记录下来,简直就是一块块浑然天成的翡翠,或者干脆是一块柔软无比的丝绸。海面上渔船随波涛摇曳,让人产生它是贴在一大块玻璃上的错觉。

摄影师说,在这里,不用看取景框,随便一按快门,就是一幅画。

游客说,就是用分辨率不高的手机,也能拍出很美的画面。

怪不得人们要说,西沙归来不看海。

美在红。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哇!太美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惊叹起来。大家并排站在船舱外过道上,一同观赏朝阳从海面上徐徐升起。只见,万丈霞光将碧空中的朵朵白云——染红,而那炫目的霞光从云朵缝隙中,将永兴岛上的各种建筑物——勾勒。岛上的气象站、办公大楼等标志性建筑,在变幻万千的霞光中,如梦如幻,如隐如现,令人目不暇给。许是被这样的美所震慑,我们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只听得,周围响起了一片咔嚓咔嚓的相机快门声。

美在绿。路边,每走几步就有一颗椰树,被椰树包围的则是枇杷树、防风桐等各种各样的树,郁郁葱葱。烈日下,无论走到哪,都能很快找到一片绿荫。岛上,有将军林,有全国各族青年团结林。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不知名的人士植下的几百颗椰树正在吐出一片翠绿。尽管要从海南岛上运来泥土才能种树,但永兴岛的绿化面积高达 80%,远高于海南全省的 60.5%。

美在人。走进岛上的唯一村庄永兴村,村民们热情大方。村民林健落落大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都告诉我们。临走时,村民郑友机一定要请我们喝椰子水。本来他家里有已摘下的椰子,但他嫌不新鲜,便新摘了几个。我们喝完水,他还要让我们带一些走。

美,让我们感动,让我们留恋。美,让我们体验到了幸福!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科洲 张杰 李庆芳 (本报西沙永兴岛 7 月 19 日电)



↑7 月 19 日,落日霞光映照下的西沙永兴岛港口。



↑7 月 19 日,晚霞下,永兴岛的居民们在悠闲散步。



→7 月 19 日,西沙永兴岛,清澈见底的海水。

南海前沿的风云哨所

——记西南中沙群岛气象台

人和渔民;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抗风抢险工作中去,冒着狂风暴雨深入到渔民村、渔船,帮助群众撤离,协助西沙工委做好防灾减灾、抢险救灾工作,多次受到西沙工委、水警区和海南省气象局的表扬。

建站以来,西、南、中沙群岛气象台多次获得表彰,如“全省先进单位”、“祖国南海风云哨兵”、“西南中沙群岛先进集体”、“双拥先进单位”、“业务优质气象观测站”等等,这些荣誉都是对该台工作的肯定,其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更是不胜枚举。

力排众难 笑看风云

“高温、高湿、高盐、高日照”的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是西沙的一大标志。高温暴晒、长时数的日照、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使得气象观测人员常被晒到皮肤红肿甚至脱皮、起泡,驻岛女职工以暗铜色的肌肤被冠以“马尔代夫美女”的称号;高达 82%的年平均相对湿度,加上水汽中蕴含的高盐分,使得岛上的建筑、设施和花草树木常常挂着晶莹剔透的水晶或盐晶,潮湿而咸湿的空气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室外的钢铁物件只要放置 3 天以上,一般都会生锈。

西、南、中沙群岛远离海南本土,交通不便,只有平均每月一班的运输船往返于海南和西沙永兴岛;岛上无淡水资源,饮用水主要为雨水和轮船有限的补给;岛上土质主要为珊瑚碎石及珊瑚沙,较难种植农作物,果蔬、肉类等生活物资主要从海南运输补给,而当热带气旋、大风天气长时间影响时,时常 2 个月甚至更久才能补给一次;岛上基础设施薄弱,工作和生活电源为柴油机组发电,因功率有限,时常断电,通讯完全依赖海底光缆,光缆一断全岛通讯全无;干部职工

驻岛工作时间较长,文体娱乐设施少,生活单调。

以上种种,令人闻之生畏,但驻岛气象干部职工不畏艰苦,在这没有灯红酒绿、没有家人相伴的偏远海岛上,克服种种困难,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血汗和泪水,每天向全球传送南海气象数据,为南海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准确及时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为了工作,狠心提早给孩子断奶,在孩子未满周岁的时候就含泪离开上岛工作,只能随身带着孩子的照片,以慰思念;年迈的父母病危临终时,接到家人接二连三发来的加急电报,对着没有交通船的汪洋碧波,心急如焚却只能强忍悲痛,望海长叹,面朝大海深深磕头,遥祝父母一路走好;天气恶劣,运输船长时间无法抵达时,干部职工甚至把树芯当蔬菜吃。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再加上长期食用冰冻食品,

驻岛气象站是一个比永兴岛气象站更为艰苦的国家基本站,自然环境更为恶劣,交通更为不便,工作和生活条件更为简陋,水电经常不足。由于珊瑚岛的地理位置更为边远,所以没有固定时间的运输船,一方面靠部队的炮艇执行任务时运送物资和人员上岛,另一方面靠渔民的渔船运送物资,时间不定,常常几个月才有一趟供给。岛上最为稀缺的就是淡水,只有少量从渔船购得的矿泉水,主要靠平时收集的雨水饮用、做饭。气象站的业务楼和职工宿舍是解放前日本人留下来的房子,经过几十年的风吹日晒,早已成为危房,钢筋暴露,到处漏水,由于条件限制,一直未能修建,直到今年,海南省气象局排除困难,在珊瑚岛新建了业务楼和职工宿舍楼,即将入住。岛上人员稀少,由于条件太过艰苦,西沙工委原先设立的商业站点先后撤走,现在岛上除了部队官兵外,就只有气象站的 3 位工作人员。这 3 名气象人不仅要负责 24 小时轮班进行地面观测业务,维护维修极易腐蚀的仪器设备,还要自己动手种菜、下海捕鱼、生火做饭,以解决生存问题,唯一的文体活动就是偶尔在空闲时和部队官兵打打篮球。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不说,让他们最为难过的是孤独与寂寞,只有对气象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家人的绵绵思念,才是他们的精神支撑和最佳良药,使得他们为了每个时次的报文,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驻扎在这南海小岛。



七月十九日,西沙永兴岛的气象台仪器。

西沙珊瑚岛气象站是一个比永兴岛气象站更为艰苦的国家基本站,自然环境更为恶劣,交通更为不便,工作和生活条件更为简陋,水电经常不足。由于珊瑚岛的地理位置更为边远,所以没有固定时间的运输船,一方面靠部队的炮艇执行任务时运送物资和人员上岛,另一方面靠渔民的渔船运送物资,时间不定,常常几个月才有一趟供给。岛上最为稀缺的就是淡水,只有少量从渔船购得的矿泉水,主要靠平时收集的雨水饮用、做饭。气象站的业务楼和职工宿舍是解放前日本人留下来的房子,经过几十年的风吹日晒,早已成为危房,钢筋暴露,到处漏水,由于条件限制,一直未能修建,直到今年,海南省气象局排除困难,在珊瑚岛新建了业务楼和职工宿舍楼,即将入住。岛上人员稀少,由于条件太过艰苦,西沙工委原先设立的商业站点先后撤走,现在岛上除了部队官兵外,就只有气象站的 3 位工作人员。这 3 名气象人不仅要负责 24 小时轮班进行地面观测业务,维护维修极易腐蚀的仪器设备,还要自己动手种菜、下海捕鱼、生火做饭,以解决生存问题,唯一的文体活动就是偶尔在空闲时和部队官兵打打篮球。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不说,让他们最为难过的是孤独与寂寞,只有对气象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家人的绵绵思念,才是他们的精神支撑和最佳良药,使得他们为了每个时次的报文,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驻扎在这南海小岛。

执着追求 坚守岗位

西沙珊瑚岛气象站是一个比永兴岛气象站更为艰苦的国家基本站,自然环境更为恶劣,交通更为不便,工作和生活条件更为简陋,水电经常不足。由于珊瑚岛的地理位置更为边远,所以没有固定时间的运输船,一方面靠部队的炮艇执行任务时运送物资和人员上岛,另一方面靠渔民的渔船运送物资,时间不定,常常几个月才有一趟供给。岛上最为稀缺的就是淡水,只有少量从渔船购得的矿泉水,主要靠平时收集的雨水饮用、做饭。气象站的业务楼和职工宿舍是解放前日本人留下来的房子,经过几十年的风吹日晒,早已成为危房,钢筋暴露,到处漏水,由于条件限制,一直未能修建,直到今年,海南省气象局排除困难,在珊瑚岛新建了业务楼和职工宿舍楼,即将入住。岛上人员稀少,由于条件太过艰苦,西沙工委原先设立的商业站点先后撤走,现在岛上除了部队官兵外,就只有气象站的 3 位工作人员。这 3 名气象人不仅要负责 24 小时轮班进行地面观测业务,维护维修极易腐蚀的仪器设备,还要自己动手种菜、下海捕鱼、生火做饭,以解决生存问题,唯一的文体活动就是偶尔在空闲时和部队官兵打打篮球。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不说,让他们最为难过的是孤独与寂寞,只有对气象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家人的绵绵思念,才是他们的精神支撑和最佳良药,使得他们为了每个时次的报文,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驻扎在这南海小岛。

近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海南省气象局正积极谋划在西、南、中沙群岛气象台的基础上筹建三沙市气象局,并积极推进中国南海气象预警工程建设。

特约记者熊瑛 记者柏彬 通讯员陈长丘 (本报海口 7 月 19 日讯)

真没想到能活着上岸!今天上午 6 时 50 分许,一登上永兴岛,记者的这第一感觉便涌上脑海。这样说,一点都不矫情,不夸张。

晕船,对于那些少经风浪考验的人,真的是取道海路的最大考验。

昨天 19 时,我们乘坐的海监船起航。在登船前我们做足了对付晕船的准备,晕船贴、晕船药、生肌贴片以及放了盐的矿泉水,试图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

登船前,本就忧心忡忡。登船后发现,由于客满,我们共有 10 人得在大厅打地铺,这下子心情更紧张了。

开船了。趁着还有通讯信号,趁着还未晕船,赶紧上网和同事交流。有个小资美眉问:“你们能海上观星吗?”

答:“想得美!还有心情看星星?”电视信号开始时断时续直至全无。这艘排水量不到 500 吨的船摇晃得更激烈了。尽管时速只有 17 节,相当于陆地上 30 公里,但由于船体小,

西沙之旅——

晕船,最大的考验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科洲

摇起来,感觉像簸箕用力地筛沙子。

赶紧躺下。也许是紧张,或是贴了晕船贴的缘故,额头上开始冒汗。

恶心!伸手可及的矿泉水都无力拿过来喝;想看下时间,也懒得掏出手机来了。冒冷汗,空调很冷,但无法站起来去调节温度了,连叫唤一声都不敢,怕一使力气会更累。

呕吐!幸好手里一直拿着塑料袋。否则就是工作人员事先特意放在我们身边的垃圾桶也难以派上用场。胃里的存货全部吐尽,好受了些。一看时间,将近子时。路程应该近半了。

前路漫漫,后面该怎么对付啊?时睡时醒,或者说根本就不能入睡。一直在反胃,只有在迷迷糊糊中,才会好受一点点。

阳光照进来。广播里说靠岸了。一些常走这趟路的“老油条”伸伸懒腰,打个呵欠,说:“真舒服!像躺在摇篮里一样。”听了这话,真是连气愤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整夜,就这么躺着,一直到船停下来。晕船的感觉,如何跟这些人说?那一刻,胃里翻江倒海,人进入昏迷状态,生不如死,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亦有同病相怜人——有位来了 5 次永兴岛的朋友,这次还吐;还有位同行的老兄,每隔 1 小时吐一次,他说,连苦胆都吐出来了。

上了岸,坐在未发动的车上,感觉还是摇摇晃晃的。

还好,我们熬过来了! (本报西沙永兴岛 7 月 19 日电)

32 年坚守西沙服务驻岛气象工作人员

“岛主”

魏启强

特约记者 熊瑛 记者 柏彬 通讯员 陈长丘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西南中沙群岛气象台成立 55 年以来,迎来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南海气象哨兵,唯有一个人,如同一颗老树般扎根西沙,从青春活力的年轻小伙到两鬓斑白的花甲老人,一呆就是 32 年,被大家尊称为“岛主”,他就是魏启强。

1979 年,新婚燕尔的他因工作需要被派往西沙珊瑚岛气象台,接到通知后,他二话不说,收拾行囊,留下新婚的妻子便匆匆启程。对于家人,他满怀愧疚,为了坚守岗位,他未能看到孩子的呱呱落地,无法见证孩子的茁壮成长,不能陪伴心爱的妻子,无力分担家庭的重任,也没有伺候父母床前。但对于气象工作,他却是爱岗敬业的典范。

作为后勤站站长,魏启强为了照顾好驻岛工作人员,他自掏腰包开垦了菜地,搭起了大棚,修建了猪圈、鸡圈,所得蔬菜、肉禽全部无偿提供给台里。他曾经在天气恶劣、运输船无法到达补给时,一个人在寒冷海水中浸泡近两个小时抓鱼,上岸时冻得脸色发青,却高兴地说:“今晚的饭菜有着落了!”他曾经在台风正面袭击西沙永兴岛时,带着电饭锅、米和简单的调料,冒着每秒四十几米的大风从饭堂几乎是爬着到值班室,在值班室里为一线业务人员做了一锅暖暖的稀饭。

2008 年,魏启强被选为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手,在跑完海南省火炬传递第 39 棒后,他激动地说道:“这一棒我是代表所有坚守在西南中沙群岛气象台的人传递的!”

(本报海口 7 月 19 日讯) 本版照片均由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张杰 摄